

如果虐文女主突然醒悟，会有什么故事？

「过去我与你有婚约在身，怎地不见你待我这般温柔。」

嫌弃我大家闺秀惺惺作态，要退婚的是他，婚后三年不碰我的
是他，如今见不得我对其他男人好的人也是他。

《重生之错失》

一、

与卫疏和离未果，我生了重病，没多久就行将就木，撒手人寰了。

谁承想命运弄人，我竟重生到了我十六岁那年，彼时，我正在被退婚。

孟府凉亭外，一个身着白衫气质冷峻的青年将我望着，言语平静淡漠，却隐隐挟着一丝压迫。

「不过是数年前父母闲谈间的一句戏言罢了，我非良人，你不是非得嫁我不可。」

此刻我望着他，禁不住生出了一瞬的恍惚。

他的确不是我的良人。

上一世他也是拿同样的说辞婉拒了我，我与他本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，只可惜，寥寥十几年，变数无穷，我二人长着长着，我虽喜欢上了他，他却未能按照上一辈的期望喜欢上我，终是不能成就青云寺住持口中的天定姻缘。

他向我退婚那日，我其实很舍不得，在袖中将帕子绞了又绞，存着问个明白也好死一死心的念头道：「你可是喜欢上了沈若雪？」

他微微眯了眼睛，「为什么这么问？」

「人人皆道沈二小姐贤德貌美，连我的兄长都很喜欢她，去年宫宴上我瞧过一回，的确是个佳人。你若喜欢上的的是她，倒也说得过去。」

他噙笑未语，我便当他承认了。

那日我原是打算答应下来的，且不论他喜不喜欢沈若雪，他不喜欢我这一点都是真的。

可惜他方踏出孟府大门，我便失足落了水，再差一刻便救不回来了，于是娘亲及众人纷纷以为我是受了卫疏退婚的打击，伤心欲绝之下方才跳塘轻生。

我醒后看见卫疏穿着大红的喜服，阴沉着一张俊脸坐在我床头，问我为何出尔反尔演出这场戏来，莫不是当真喜欢上他了？

他后面那句话说得颇为嘲讽，我望进他的眼睛，幽暗冷漠，有霎时的惊心。

原来他竟是恨我的吗。

他不待我回答，便冷冷嗤道：「你这等被养在后宅的官家小姐，只一味听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里知道什么是喜欢，不过是害怕丢了颜面罢了。」

他心中生气，我并非不能理解，错失心上人，被逼着娶了不爱的女子为妻，任谁都会和他一样恼怒。

可他说出的这番话，却让我愣了一愣。

卫疏啊卫疏，你便是这么看待我的。

我想向他解释，我并非为了逼迫他与我成亲才跳的水塘，我固然喜欢他，但还不至喜欢到要将性命搭进去的地步。

可不待我开口，他便熄了灯躺在我身侧。

我身子虚弱，乳娘嘱咐他这几日先不要行房。

其实就算不嘱咐，他也压根没有那个意思。

二、

新婚初始，纵然我与他之间有些误会，我仍努力想要与他缓和关系，娘亲曾说，夫妻一体，同心同德，是要过一辈子的。

既已注定要过一辈子，若整日都这般相看两生厌，未免太难熬了。

我本就是真心实意喜欢他，从小我便知道他是我未来的夫君，是要与我共度余生的人。我珍重地记下他的喜厌好恶，揣摩着他每一刻的忧思悲欢，我知他有鼻塞之疾，受不得春日里的花粉飞絮，也知他心有鸿鹄，志在云天。

我一心一意想要与他成为我爹娘那般的恩爱夫妻，他却将我所做的一切都归于我是世家望族出身的大家闺秀，这是我自小学来的体统和规矩。

他全然不见我的真心，只将我视作浅薄愚昧，将侍奉夫君视作人生头等大事的后宅女子。

那日泛舟湖上，沈若雪也在，她与我不同，性子张扬明烈，说话时永远矜傲地抬着下巴。

她握着一柄玉骨折扇，扇面是一尾跃然纸上的红鲤，分明再过不久便是我的诞辰，我原以为这红鲤是卫疏为我绘的，却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
我瞧见他噙笑的唇和眼底的温柔，蓦然悟了，我这般竭力讨好，倒不如旁人一抹笑嫣，几番回眸来的叫人怦然心动。

于是成婚后的第三年，我哄好尚在襁褓中的儿子，将一纸和离书放在了他面前。

我斟酌着开口：「与其在磋磨中彼此憎恶，倒不如早早解脱，今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」

那时他的表情是怎么样来的，我记不清了。

思绪拉回现今，卫疏还在等我回话。

前世的我此刻当问他是否倾心沈若雪，我既已知晓他喜欢的是怎样的女子，自不必再多此一举。

我捏紧手中的帕子，本欲轻描淡写又不失风度地答应，来挽回上一世的尊严，谁料刚刚启唇，便被一阵风沙迷了眼睛。

我低头拭泪，再抬头却看见他眼中的了然。

我：「……」

还不待我解释，一条黄毛大狗跃过院门横冲直撞地朝我扑来，前世就是这厮将我撞进水塘的，闯完祸便功成身退不见踪影。

后来我曾辩解过，我这般讲究的女子，即便寻死也会找个干净些的湖啊井啊什么的，那水塘中的水都是绿的，还漂浮着些个枯枝败叶，莫不是想遗臭万年才往里面跳。

可卫疏不信，认定我是为了他才寻死觅活。

这一世我仍难逃厄运，被那孽畜撞地脚底打滑，不受控制地栽进了水塘中。

所幸卫疏虽然不喜欢我，但还没烦厌到要眼睁睁看着我当场去世的地步。被他勾着腰救上岸后，我埋着脑袋，呆望着丢了鞋袜的右脚，一边揪扯缠在水草一边十分没用地哭了出来。

怎么就又重蹈覆辙了呢。

我尚且惊魂未定，卫疏却在一旁含笑睨着我，眼中俱是促狭。

我有些辛酸地想，若落水的是沈若雪，他定然会心疼不已柔声安慰，而不是现在这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眼见我半天解不开水草，脚丫都被冻紫了，他伸手握住我的脚帮忙，温热的指腹触碰到我的肌肤，卫疏的眼神变了变，又蓦地松开。

我知道他在怕什么，他心中认定我是那种迂腐的女子，被男子碰了脚便会要死要活，立志非他不嫁。

唉，他真的想多了。

我抹了把脸上的水，强压住喉头的哽咽，「去我爹娘那里，将婚约解了吧。」

他深深看我一眼，半晌才回了一声，「好。」

由此，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。

我欣喜地握紧帕子，十分感激上苍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三、

退婚后，娘亲担心我难过，阖府上下皆有些小心翼翼，不敢在我面前谈起卫家诸事，更是将卫疏二字视为禁忌闭口不提。

大哥下了朝回来，在饭桌上说到边陲小国多次侵扰我边境，烧杀抢掠，残害百姓。而今国势颓靡，朝中无良将，官员只知享乐，能传到圣上耳中的都是阿谀奉承，太平盛世，只有卫疏站出来请命带军前往边境镇压，算是京中那群士族子弟中有胆识的。

大哥说完方才脸色一变，扭头可怜巴巴地瞧着我。

我心中好笑，给他添了些酒，「卫小将军心系黎民，栋梁之才，我亦敬佩万分，无关私情。」

大哥了解我的性子，亦从我眼中看到了我的真诚，遂拍了拍我的手，松了口气，「我就知道小妹大度能容，是最明事理的。」

几日后相府的二小姐邀我去她府中做客，前世她嫁去荆州做了刺史夫人，我俩便极少再能见面，我心中挂念得很，忙包了些她爱吃的糕点去了。

未承想竟在府门外碰到了卫疏，他身后跟着一位颇为面熟的男子，身着军中铠甲手里握着长剑，想来是他的好友。

卫疏见我眸色便是一深，随即透出一丝明了。

他八成误会我是打听了他的行程，故意在此等着装作偶遇。

他薄唇微挑，立在原地静静瞧着我。

我又能说什么呢。

他如今有官职在身，我客套地行了一礼，又对他身后的男子福了福身子，迈步走了进去。

夏芝问我，可有瞧见卫疏身旁那个男人，面上有道疤，看上去凶神恶煞得很。

我回忆一阵，想起那男子眉骨上的确有道伤疤，但他生得高鼻深目还算俊朗，而且我对他行礼时他甚至红了红脸，实在不能称作凶神恶煞。

夏芝「哦」了一声，「他叫穆行渊，是明威将军之子，朝中规定容颜有缺不能为官，他于是也难得重用，是卫疏一力举荐了他。」

我点点头，卫疏除却没能学会欣赏我的优点这一缺陷，为将为帅皆是上乘，他用人唯贤，不问出身，前世穆延战功赫赫，用兵如神，收复了大大小小十三座城池，是赵国不可多得的良将。

夏芝说：「他前些日子也被刘府的六小姐退亲了。」

同为天涯退婚人，我霎时觉得他亲近许多。

在相府待了两个时辰，谢绝了留我吃晚饭的夏芝，行至外院，一门之隔，我听见卫疏说到乌孙愿献出公主和亲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圣上便派他出使西域迎回公主。

本欲回避的我脚下一顿。

和亲一事，我印象颇深。

前世乌孙假意投诚，引得卫疏的兵马进了西域，他们事先在峡谷两旁设下陷阱，欲要将一众精兵困死其中，伪造一个陈国兵将水土不服感染疫病而亡的假象。

他的部下冒死突围带回了真相，我听闻消息时一双手连笔都握不安稳。那夜的雨下得极大，雨滴砸在脸上有种麻木的疼，丫鬟赶在我身侧为我撑伞，从将军府到皇宫的路从未如此远过，我恍惚间似乎看见卫疏倒在地上，胸口插着一把刀，染血的瞳孔一点点化为灰暗。

我在皇宫外击了登闻鼓，方才求得圣上面见，使得陈国及时派兵营救。

丫鬟说，我见到皇上时，一张脸没有半分血色。

卫疏安然归来，见到我却极是淡漠，不疾不徐地放下佩刀在桌边坐下，问我可否想过如倘若他死了，我该如何。

我亦坐到桌边，往杯中斟了一杯热茶，缓缓道反正我膝下无所出，到时也好无牵无挂地改嫁。

卫疏闻言咬了咬牙，将我抱起压在榻上，一边解着我的衣带一边骂我没良心。

他原未曾想过要与我生下孩子，可大抵是西域一战生死一线，蓦然发觉卫家不可无后，便想通了要与我有个孩子。

他怎好意思说我没有良心。

今世的卫疏尚且蒙在鼓里，我到底做不到眼睁睁看他身死，看我陈国将士受难，仍是回身踏进房内。

房中立了三人，夏芝的哥哥夏鸿，还有穆行渊与卫疏。

我的前夫见了我，眉梢便是一抬。

我道：「乌孙突然示好，恐有预谋。」

我在地图上圈出那道峡谷，说此处地形险峻，如若被围便是死局，乌孙野心勃勃，又与我陈国交恶多年，怎会说变就变，还望将军多加设防。

卫疏若有所思。

穆行渊夸我，「小姐心思机敏，不逊男子。」

我一向对能欣赏我优点的人分外和气，于是转过脸对他一笑，眼波盈盈，「女子体弱，无力保家卫国，唯愿将军平安归来，孟璃也好为将军们接风洗尘。」

穆行渊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卫疏站在一侧，不知怎么的，嗤笑了一声。

与夏家兄妹道别，我三人站在相府门外，卫疏破天荒地关心我，「风寒好些了？」

落水后我病了一场，烧得糊里糊涂，传遍了京城，都道我是伤心过度所致。

我矜持地点点头，「好多了，我自小体弱，烦劳将军挂心。」

「那便好。」卫疏道，「我在家中跪了两天两夜，若你再不好，我爹恐怕会吃了我。」

我一愣，前世我嫁过去后，卫疏的爹娘都待我极好，「.....让舅表担心了。」

卫疏牵唇，「唤我爹舅表却唤我将军，表妹生疏了。」

我真觉男人心思叵测难料，卫疏尤为。

上一世成亲后我亦唤了他许久的卫疏哥哥，还是他逼得我改了口。

我还以为他不喜欢这个称呼，结果如今不叫，他又不乐意了。

四、

爹问我，可是见过穆行渊了。

我说见过了。

他和蔼一笑，问我觉得那小子如何，可是值得托付终身之人。

原来爹与过世的穆老将军极为要好，若是卫疏的娘亲再迟来一步，与我指腹为婚的就是穆行渊了。

不承想我与穆行渊还有这样的缘分。

娘说穆老将军便是个爱妻如命的人，他养出来的儿子必定也不会差，定然与那卫疏不同。

谈起卫疏，娘有些不忿。

我爹提过这事不久，我便与穆行渊巧遇了一回。

那日我在荷塘边漫步，一抬眼便看见他望着一池荷花出神，又想起夏芝说与他退亲的女子便叫小莲，不由信了几分母亲的话，觉得他是个很痴情的男人。

不多时下起了雨，我本觉得微雨赏荷颇具诗意，结果雨越来越大，冲花了我的妆发，便诗意不大起来了。

我悻悻地打算回家，就在此时，一把伞撑在了我的头上。

我抬头，是穆行渊。

他说要送我回家，我看了看满大街因为突降暴雨抱头鼠窜的人们，欣然同意。

他刻意放慢脚步，跟随我的步伐。

我道：「将军方才可是在思念旧人？」

「是。」

我抱着过来人的身份安慰他，「将军一表人才，人中俊杰，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。」

他垂头看我一眼，有些好笑，「不过是忆起了先父。」

是我狭隘了。

我道：「我爹也十分挂念穆老将军。」

他撑伞将送我至府门外，自己肩头却湿了大半，

我拿帕子替他擦了擦，心中一动，垂眸想了一想，「将军可有心仪之人？」

他愣了一瞬，沙哑道：「无。」

我思及前世，他官拜镇军大将军仍未娶妻，既非放不下心头的白月光，莫不是品味殊异，嗜好分桃。

我含蓄道：「若他日有了相伴之人，将军希望那人是男子还是女子？」

他似是有些无奈，「.....自然是女子。」

「那便好。」我将帕子递给他，「将军若无心仪的女子，不妨考虑下我。我性情和善，脾气很好，还十分的贤淑体贴。」

穆行渊大抵未见过我这般大胆的女子，惊愕之下许久没有说话。

一番自夸，我稍许有些脸红。

他却收了我的帕子，笑得眉眼弯弯，「好。」

他将伞递与我，自己淋着雨走了。

我拿着伞转身，看见了屋檐下的卫疏。

他是何时站在这里的，竟也不出声。

五、

他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，走了。

回到府中，娘亲说卫疏方才送来了歉礼，说他对不住我，虽做不成夫妻，此后却愿同我大哥一般护佑我。

我看了看他送来的鹿茸人参、蜀锦苏绣，道甚好。

穆行渊不久就要动身前往乌孙，这一去就是半年，我需得珍惜他留在京城的这段时光，得空便去郊外练兵的营地同他培养感情。

只是他在的地方，卫疏往往也在。

他在马场上练习骑射，同卫疏比武练剑，脖颈处淌下的汗水在烈日下闪着光。

我的丈夫这般英武不凡，倜傥不羁，我禁不住心潮澎湃。

果真，历来治疗心死的良方便是换个更为英俊的男子。

一场比试结束，两人打了个平手，俱将剑指在了对方胸口。

我上前拿帕子替穆行渊擦汗，婢女倒了酸梅汤给他喝。

那是我特意拿井水浸的，此刻还是清清凉凉的。

我夸赞他，「将军好身手，是我见过最会用剑的男子。」

许是我的脸蛋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，十分有说服力，穆行渊忍不住翘了嘴角。

他温声问我，「热不热？去帐篷里歇会吧。」

我说好，又突然想起什么，「卫将军若渴了，我让阿碧给您倒一杯。」

卫疏别过脸，未回答我便走了。

他历来这样倨傲，我已然习以为常。

帐篷里，我细心为穆行渊脖颈上的疹子涂抹药膏，凑得近了些，他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握紧拳头，连耳朵都红透了。

我是成过一回亲的人，自然比寻常闺阁女子要大方些，见他这样不禁起了逗弄的念头，越发放慢了涂抹的动作。

「若是军中男儿都这般纤弱娇气，怕是也不用上战场了。」卫疏在一旁喝着茶，凉凉道。

我没理会他，「我大陈男儿刚强隐忍，在战场上被乱刀砍中也绝不吭一声。可即便他再如何强悍坚毅，他家中的母亲妻儿又怎能忍心。」

二人休息过了，便到了操练将士的时辰。

穆行渊先行出了帐篷，卫疏经过我身侧，脚步一停。

「你这般的柔情款款，我过去怎地从未见过。」

.....

大军开拔那日，我准备了许多东西放进穆行渊的行囊，除却必备的伤药、煮过的绷带，还有一双我亲手缝制的布靴。

娘亲曾告诉我，战场上有一双合脚的鞋极为重要，能帮他躲过敌人的明枪暗箭。

穆行渊深深望着我。

我竭力仰头，想要记住他此刻的样貌，「我等将军回来。」

一旁的卫疏冷冷地将马掉头，「走了。」

六、

乌孙降了。

圣上亲自领着文武百官登上城门，迎接大捷而归的三万勇士。

一年未见，卫疏身上褪去了京中子弟的浮华之气，变得更为从容内敛，耀而不灼。

庆功宴上，席间的贵女们暗暗抬头，含羞带怯地望着卫疏，难掩倾慕之情。

我眼中只有穆行渊，他亦瞧着我，眼中千言万语，最后只是克制地拱了拱手，「孟小姐，臣回来了。」

我看见他脚上，穿的仍是离开时我赠他的黑靴，只是有了许多缝补的痕迹。

我亦不知该说什么，半晌才吐出一句，「安好就好。」

瞧见他额际的汗，我欲将袖中的香帕递给他。

他擦掉手心的汗，从怀中掏出一块剔透无色的琉璃，被抚摸得圆润光滑，不知在他掌心待过多少个日夜，「这是我在西域所得，一直想着有一日安然归来.....可以赠予小姐。」

我慎重接过，弯唇悄悄道：「这是将军的一颗真心吗？」

他未如我所想一般害羞，而是灼亮地望着我，点了点头。

却是我愣住了。

卫疏走到身侧向我敬酒，「多亏有孟璃提醒，我军方躲过乌孙的暗算，免去众多无辜将士的牺牲。」

众人闻言纷纷朝我看来，似是未料到我能有此等本事。

我道：「只是凑巧罢了，孟璃于行军打仗一窍不通，那日不过灵光一现，能帮到将军自是幸事，却也当不得这番赞誉。」

卫疏静静望着我，眼中明明灭灭，不知怎地突然说了一句，「怎地到我面前，却不会笑了。」

七、

他们归来之时正是阳春三月，万物呈现出蓬勃之景，圣上下旨前往岷山围场春狩，顺带移驾雁留山庄避暑。

我因在乌孙一战中有功，皇上许我和宫中的妃嫔公主们一同出行。

哦，还有沈若雪，她十分得皇后娘娘的宠爱，特许她共乘一辆马车。

行了一段路，沈若雪掀开帘子从车厢里探出头，招了招手，卫疏便调转马头靠过去听她说话。

二人说了几句什么，卫疏点点头催动胯下的马离开，不多时便捧了一束路边的金盏菊回来。

沈若雪接过花放在鼻端嗅了嗅，对他报以一笑，欢欢喜喜将头缩回了轿内。

我想起前世此时我与沈若雪一同怀了身孕，她大着肚子来我府中，笑盈盈地说倾羡我与卫疏的姻缘已久，便也想与我腹中的孩儿定门娃娃亲。

我望着她的笑脸，淡淡拒绝道：「在他们不知事时定下亲事，若日后当真不幸同我和将军一般，怕是要怨恨我了。」

那时卫疏的脸色，倏尔便难看了下去。

.....

卫疏给沈若雪采花不久，宫中的女眷纷纷效仿，探出头指着路边艳丽的野花挑选，队伍霎时杂乱了起来，侍卫们忙得不可开交。

卫疏的马被嘈杂惊动扬了扬蹄，他寒下脸道：「皇后娘娘胸闷需要金盏花止眩，你们也需要吗？都给我回去！」

从穆行渊手中接过花的我一顿，卫疏的目光冷冷扫过来，「不可随意与轿中女子搭话。」

很快，我便知卫疏的心情为何如此不好了。

眼见着大皇子入了皇后的马车，手中捧着几枝沈若雪最爱的桃花，之后拿着她的钗子志得意满地出来，我内心蹭得燃起八卦的小火苗。

沈若雪与大皇子之间的暧昧，我能察觉得到，卫疏定然也不是瞎子。

他骑马走在前头，却是个无甚表情的模样。

也罢，情敌如此劲猛，他又该如何呢。

骄傲如卫疏，在皇权面前也不得不妥协。

卫疏扭头，恰好捕捉到我同情的目光。

他微微蹙眉。

七、

傍晚时分，入夜行车多有不便，卫疏寻了一处地方命队伍扎营，皇后领着女眷们就地休息。

崖际悬着轮明月，过去我只能在宅院中遥望远山的风景，似乎只要登上山巅，澄澈明亮的月盘便触手可及。如今我终于站上山顶，那月亮虽仍旧高不可攀，却仿若离我近了许多。

清凉的夜风拂过指缝，我听见卫疏的声音自身后响起，「在那里做什么？」

他一身玄衣，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，「崖边风大，过来。」

我被坡下蒿草丛中的点点荧光吸引，好奇地走了过去。

他跟上来，用手掌罩住几只，又缓缓松开，萤火虫便从他掌心飞了出来。

见我面露惊喜，他勾了勾唇，「你喜欢这个东西。」

我道：「捉几只送给穆将军，他定然觉得我很娇俏可爱。」

卫疏嘴角笑意一敛，放下手负在身后。

瞧见他情绪低落得很，一猜便知是因为沈若雪与大皇子的事。

毕竟夫妻一场，我安慰道：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你又是一朝名将，何愁不能遇到合自己心意的女子。」

他别过脸，似乎不想与我说话。

我继续哄道：「别灰心，终有一日你可以寻到属于自己的幸.....」

卫疏烦躁地开口，「闭嘴。」

我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。

我在崖边坐下，他坐在我身边。

「孟璃.....」卫疏望着我，似是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打断。

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男女嬉戏打闹之声，我起身察看，入目一片白花花的肉体，彼此纠缠，起伏，伴随着让人耳赤的口水声。

我识得那女子，是宫中的宫妃，而依那男子身上的官服来看，应是一位亲王。

我不知该为自己撞破这不堪的一幕感到恶心，还是该为自己看到不该看的而觉得忧心。惊惶之下，我颤颤地后退一步，靠在了卫疏身上。

他亦看见了那二人，抬臂捂住我的眼睛。

片刻后，我心情平复下来，他方才松开。

我转身，默然无言地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决定一起悄悄离开这里。

可大抵历史上的这种关键时刻，总会有人掉一掉链子来坏事，
宫妃惊叫一声，「啊！有蛇！」

一阵窸窣窣窣，两人手忙脚乱地抓起衣裳慌忙逃离之际，恰好撞上了正欲离开我与卫疏。

借着月光，我方才看清男人那张肉欲未消的脸。

哦，原来是颂平王他老人家。

宫妃又是一声尖叫。

「何人在暗处偷窥！」颂平王拔出腰间的佩剑，直冲我们而来。

眼见那剑便要刺到我胸口，卫疏旋身迎上，抓住颂平王的手腕一扭，迫使他吃痛松手，长剑掉落在地。

「啊.....混账东西！还不放开本王.....」颂平王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。

正当我三魂七魄归位，勉强松下口气，却见宫妃一股脑冲了过来，捡起地上的剑就向卫疏刺去。

我本能地伸手去拦，竟当真将那明晃晃的剑刃抓住了。

疼得我差点晕过去。

卫疏一脚将宫妃踢开，拧眉查看我淌血的手，「孟璃！」

我道：「别管我，先把人解决了再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已打定主意杀人灭口的颂平王突然暴起，将我二人推下了山崖。

直到落地前我还在想，他们偷情之前为什么不能事先探查下附近有无活人，再不济也该随身带点驱虫避邪的雄黄。

罢了，希望他们日后能吸取教训，不要再用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。

八、

我与卫疏福大命大，落下时由一棵歪脖子树做了缓冲，掉到了下方凸出的一块石壁上。

只是卫疏给我垫了背，我趴在他身上，听见他胸口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哼。

我连忙退到一旁，他艰难起身，问我：「可伤到哪里？」

我道：「不曾。」

他查探了下我们此刻的处境，最终说了句废话，「我们被困了。」

又安慰我，「这里离营地不远，说不定明日便能有官兵发现我们。」

我「嗯」了声，有些虚弱。

卫疏蹙眉，「手给我。」

他轻轻摊开我的掌心，两处刀伤深可见骨，说不疼是不可能的。

我别过脸，不敢看。

「忍着点。」他在伤口上撒上随身带的金疮药，又撕下衣袍替我包扎了伤口。末了，盯着我看了半晌，语气还算温柔，「呛了几口水都要哭鼻子的人，怎么这会儿却又不哭了。」

我坦白道：「太害怕了，不敢哭。」

他笑了一声，倒没有什么看不起我的意思。

天亮了，没有人来救我们。

一旁的小树上结了几颗野果，小小的，果肉干瘪，为了解渴，我和卫疏分着吃了，还好没有毒。

中午，我发觉卫疏受了伤。

他背上嵌入了几颗石子，有大有小，亏他竟忍了一夜未说，若非我看出他神情不对，问了半天才肯说背有点疼。

我解开他的衣襟，裸露出长年习武练出的精悍胸腹。

他抿了抿唇，浑身僵硬。

前世我与他做了三年夫妻，这副身子早已看过几百回了，是以面不改色地扫了几眼，淡定道：「背过去。」

他肤色极白，哪怕是大漠的烈阳也晒不黑，后肩生着一排红色小痣，在柔韧的肌肤上瞧着有些艳糜，「你身上生了这么多痣，腿上也是。」

他眸色一深，扭头向我看来，「你怎知我腿上有小痣？」

「.....」在一片死寂中，我无辜地望着他。

那树上还有一窝鸟蛋，一共四颗，他分给我三颗，自己只留了一颗。

我们就靠着这些鸟蛋，捱过了两日。

第三日终于下了场雨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，然而到了夜里却因浑身湿透，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

他长臂一揽，将我锁进他怀中，男人的手臂横在我胸前，双腿将我夹住，如一道密不透风的墙为我阻隔了风雨。我低着头，二人紧紧相贴，方能汲取些温度。

熬到隔日太阳出来，暖意融融地照在脸上，方才觉得自己活过来了。

从他臂膀中出来，我找到角落里的鸟蛋。

「只剩一颗了。」我说。

卫疏望着我胸口，眼神有些发紧。

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大雨将我浇透，身为女子的曲线毕露，我面上赧然，裹了裹衣衫。

我把鸟蛋递给卫疏，卫疏看着我，没有接。

「这样下去，我们怕是要死在这儿了。」我道，「到时我爹娘和哥哥定然伤心极了，穆将军也会十分难过。」

卫疏半晌才说，「你到这一刻还想着他。」

「他与我有婚约，那是自然。」

卫疏瞪着我，「昨夜你与我都.....你还要嫁给旁人？」

我微微张大眼睛，觉得他这话莫名得很，「昨夜情况紧急，况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就是抱了一抱。」

卫疏咬牙切齿，「你倒是开明得很。」

他难得夸我一回，我却听出几分恨意。

「你可想过，穆行渊不是可托付之人。」他凉凉道。

他信口胡言，我有些气恼，勉力压抑着，「穆将军与你是军中同僚，亦是多年好友，他是否为可托付之人，你应当清楚得很。」

卫疏语气愈发冷淡，「或许他心中另有钟情之人。」

我一怔，「穆将军不喜欢我吗？」

「穆行渊喜欢的是心有傲骨的女巾帼。」他的视线在我面上一顿，复又讪讪挪开，「而非你这般.....的女子。」

我鼻尖有些发酸，不是因为卫疏对我的贬低。

而是穆行渊不喜欢我这句话。

上一世便是因为我的夫君不喜欢我，使我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，难道今生也要如此吗？

我眼中潮意泛滥，越聚越多，一滴滴落到手背上，鼻尖也变得通红。

卫疏的拳头捏了又捏，悻悻道：「我与你退婚之时，倒不见你这么难过。」

我哭着说：「你与穆将军怎么能一样。」

九、

卫疏说，三日了，颂平王定会刻意阻拦侍卫军往这边搜查，不能再将希望寄托在旁人身上，我们需得自救。

他将石壁上生长的藤蔓收集起来，拧成手腕粗细的一根，用碎布加以固定，而后将绳的一端栓在树根上。他说自己若顺利着陆，便会找人来救我，让我好好待在上面等着。

若他摔死了，会在黄泉路上等着我。若等不到，他便一人高高兴兴去投胎，若等得到，就.....

就如何，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
他到底没有吃那颗鸟蛋。

我此生从未如此担惊受怕，怕他脚下打滑，也怕藤蔓不够结实。

总算，他没有死。

我在石壁上等了一日，只觉得比前几日加起来都要难熬。

所幸，所幸只有三日。

再这样下去，我怕又要如前世那般重蹈覆辙，依赖和侥幸，是最不该有的东西。

.....

晨曦洒在我脸上，卫疏没有失信，他带人来救我了。

同来的还有穆行渊，他轻巧地从上方落下来，然后将降下来的麻绳栓在我腰间，护着我一同顺着峭壁爬了上去。

悬崖边，他拥我进怀中，许久未有松开。

穆行渊是守礼之人，能叫他这般失态，看来这几日当真是急坏了。

卫疏站在一旁望着我们，不言不语，神情极是漠然。

日头正暖，我想起这三日来的种种，想起脱困前他对我说的话，想起他留给我的那枚鸟蛋，忽然释怀了过往。

颂平王与宫妃私通一事，最终被皇帝遮掩了下去，颂平王被削了权和家产，派遣去西北荒芜之地。听闻他两脚之间拴了条重达二十斤的铁链，只带了两个奴仆，连车马都没有，不多久就在路途中得急病死了。

而宫妃则被打入冷宫，从此困在方寸之地，受尽奚落折磨。

至于卫疏口中所说的女巾帼。

因着穆行渊在乌孙一战的庆功宴上露了回脸，便被那长公主瞧上了，又为这次春狩缠着他教了好些日子的骑射，情根益发深种。

我被困的这三日，他心焦难耐，带着人马四处搜寻我与卫疏的踪迹，日夜不眠。公主也与他一同搜寻，事事躬亲，衣裳和脖颈被荆棘划烂了也不曾吭一声，瞧着叫人颇为触动。

再后来，她在下山时扭伤了脚踝，是穆行渊将她背了回来。

女儿家的心思便在那时显露无遗，公主诉说了爱慕之情，可穆行渊说，他已经定过亲了，和京中孟国公的女儿孟璃。

公主愣了一瞬，尤不能甘心，「若是她死了呢？」

整整三日杳无音讯，众人心中已暗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
穆行渊许久没有回答，只那眸子冷得叫人心惊。

公主有公主的傲骨，做不来低声下气乞怜之事，亦不屑以强权威逼，此后再未提过此事。

这些，都是我的好丫鬟告诉我的。

她说小姐，幸好你还活着，不然穆将军就要被旁的女子抢去了。

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。

原来那日我被穆行渊救上来时，公主看我的眼神异乎寻常，复杂得紧，便是这么个由头。」

许是我的身子太过娇贵，同样是在悬崖峭壁上遭过一回罪，卫疏和没事人一样，我却病倒了，足足昏迷了七日，药石无灵，爹请的宫中御医都唤不醒我。

娘亲请来驱邪的神婆前脚踏进门，我后脚就从榻上爬起来，抓起桌上的豌豆黄塞进嘴里。

神婆大喝一声「何方游魂」，正要将我降服，娘亲冲过来将我搂进怀里，哭着说：「女儿你可算醒了！」

神婆说得不错，我的确是一缕游魂。

我甫一睁眼，只见府内四处张灯结彩，门窗上贴着大红喜字，与我前世出嫁那日极是相像。

娘亲说，我昏过去后便同个死人差不多，浑身冰冷，出的气多进的气少，一张脸青白青白，连御医都断言我活不过半月，穆行渊却执意要娶我。

爹娘与他讲明了我的病情，直言他娶进门的大抵会是个死人。

他望着榻上的我，说他知道，乌孙一战前，我便等着他回来娶我，如今他终于回来了，倘若违诺，怕是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

他说要尽早成婚为我冲喜，果真，拜堂的前一日我便醒了。

京中皆传我与穆将军是天定姻缘，此番真情天地可鉴。

婚后我做了将军夫人，再见卫疏，他身着青衣，望着一池绿如苔的春水发愣，似是察觉到我的注视，回身向我看来。

半晌，他从掌中递出一样东西，是那枚画眉鸟蛋。

昏睡的那几日，我终于记起前世的卫疏，到底是怎样的人。

那一日，我将和离书递给他，却未见他面上松快释然，反而死死瞪着我。

他屏退了下人，将我推到床上，吻着我的脖颈恨恨道：「若不是顾忌你的身子，定要为勋儿添个弟弟妹妹.....」

后来，我一病不起，他在我床头守了三月，不理公务，连朝也不去上了。

死后我徘徊于灵堂不去，看见他身披麻衣，下巴上长出青色胡茬，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牌位前，用袖子擦拭着我的名字。

原来那两年里，他不碰我不是因为沈若雪，而是我落水后身子不好，日夜咳嗽，不宜生子。婆婆要为他纳妾，他都拒了，说是亏欠了我，合该要将一生赔给我。

我记得许多，却也忘了许多，重活一世，我原以为是为了避开前世种种，活成另一番模样，却不想是为了解开心中的嫌隙。

昏迷后，我的魂魄飘飘渺渺入了前世，依旧是那副愁云惨雾的凄凉光景，满目高悬的白幡和不绝于耳的啜泣声。

不同的是。

「咔嚓。」

只见那棺材盖子突地一响，由里推开，我的肉身从中坐起，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。

烧纸的下人浑身一震，不可置信地高声叫嚷着「诈尸了、夫人诈尸了」四散而逃。

卫疏怔忡地望着棺材中的「我」，竟未同其他人一般慌忙逃跑，反而支着桌子徐徐立起身，慢慢朝「我」踱去。

「我」亦觉得害怕得紧，傻乎乎地望着他，怯怯喊了一声，「卫疏哥哥。」

卫疏的脚步一顿。

他抬手，微微颤抖地落在「我」脸上。

也好，今世的我还未经历那些误会和怨怼，也未曾在无望的等待里消磨了所有感情，她那般喜欢卫疏，由她替我继续活下去，再好不过。

(全文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